

## 高山·泉水·人家

孟昭峰(济南)

济南有个长在山上的村,村里有口泉,相传救过皇帝的命,村子因泉而得名,这便是拔槩泉村。

金秋时节,终得暇日前去拜访。小车沿山路盘旋而上,沿途绿树葱茏,红叶夺目,大自然的五颜六色,堪比一个个出色演员,争相表演拿手节目。爬过山顶,就到了目的地——省城南部山区最高的村,海拔750多米。

一条街巷穿村而过,商铺、作坊、饭馆依次排列,还有茶社、画廊、民宿等,新旧相间,相映成趣,与拔槩泉如影随形。我从街南头下车后,折返至另一条小路溜达,正想快点一睹泉的芳容,却被路口一地摊绊住。嫩嫩的韭菜刚被抢光,只剩下小堆西红柿。“自家种的菜,无公害的。这西红柿你尝尝,甜不甜?”摆摊的大嫂随手拿起一个,冲洗干净递给我。咬一口,我在赞许“甜,真甜”的同时,不禁勾起几十年前第一回吃西红柿的情景。那时正上高中,一次学校有招待,安排我帮厨。洗完红彤彤的西红柿,我有些发愣。食堂师傅看出我的心思,挑一个让我吃。我三下五除二便把西红柿消灭掉,那份清甜的汁水,至今难忘。

大嫂没有微信,我给的钱找不开,便说:“这会儿看泉的人多,别去挤,不如到我家菜园转转,我补点菜给你。”穿过小树林,走下一段碎石小道,便是大嫂家的大棚菜园。一瞧,各种菜惹人喜欢。地下摆了一长溜大大小小的桶,盛泉水用的,大嫂几乎每天都去拔槩泉打次水备下。跟大嫂闲逛,瞅见一片几近荒凉的景致。残破的石门、石墙、石房,被岁月侵蚀而脱落半壁的土屋,不情愿地躺着,无声吐露着过往的沧桑,见证今天的不俗。前头那处低矮老宅,大嫂对其很是在意,说:“那是我过去的家,住了几十年。搬入新盖的小楼后,老房就空了。去年,一直在外地干包工的儿子回家开起民宿,孩子他爹炖鸡的手艺一绝,在农家乐当大厨。我侍弄小菜园,一早一晚他爷俩搭把手,反正啥都落不地下。”知足、乐呵,极像两朵花样的笑靥,爬向大嫂的面颊,滋润着黑红的肤

色及皱纹。

提起炖鸡,我被勾出了馋虫,想要尝尝,大嫂满口答应。

一晃,正午过去,泉边还是人头攒动,观景的、打水的、拍照的,络绎不绝。“要不先吃饭,饭后人少,观泉会自在些。”

酒足饭饱,顺便点壶茶,消消食。倚窗而望,泉池就在眼前,细品香茗,仿佛跟泉水对话。据考证,唐太宗李世民在东征途中,被敌军追杀至此,人困马乏,饥渴难耐,面临绝境。他随手将槩插在地上,绝望中仰天长叹。然而,一股清泉从槩下喷出,将士们惊喜不已,人马痛饮,绝处逢生,并一举大败敌军。从此,此泉得名拔槩泉,而泉眼处的槩痕至今仍依稀可见。该泉属济南72名泉之一,海拔居众泉之首。泉眼叮咚有声,从不干枯,造福一方,撑起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脊梁,被称为“神泉”。

挨近拔槩泉的人群稍见稀落,拎各种桶具打水的人们,还是排成长队。问了下,有本村的,有附近村的,多数是外地的,天然矿泉水到哪都受宠。好不容易挤到泉边,这是一个深深的泉池,呈瓮形,口小内阔,泉水从池壁石头缝中冒出,形成涓涓细流,沿壁直下,与底面的水汇合,池水幽深莫测,发出幽幽的光亮。倾身而望,水镜须臾把我收了进去,我拥着它,它拉着我,我们都笑了,久违的笑,留下独一无二的影。与拔槩泉亲密接触,感知大自然的魔力,我有些飘飘然了。

太阳就要落山,拔槩泉边披上一袭和煦的装束,暖暖的。翠绿间投下的斑驳,是阳光和彩霞点缀的最美的花纹。我拿个塑料桶,灌满泉水。直起身,看到大嫂也在后面等着打水,我知道,这是小菜园的口粮,更是山里人的滋养。

我向大嫂打过招呼,依依不舍踏向回家的路。直觉得,这山、这泉、这人的精气神儿,正丝丝缕缕地跟随而来。

## 土地的守望

王雪卉(新疆)

每当秋风授予麦穗金黄的奖章,“沙沙”的丰收歌谣在滚滚麦浪中回荡,我总会挂念起我的外婆——那个伫立在土地上,躬身劳作的人。

童年的记忆大都模糊,外婆的那一帧却格外清晰。外婆粗糙的大手紧握锄头,豆大的汗珠滑过她红褐色的面颊,打湿她蓬草般的头发,顺着草帽无声地砸进脚下的泥土。外婆擤起裤脚,穿着旧布鞋的脚深深踩进泥土,又仿佛扎根在土地里一般。

土地似有感应,极听外婆的话:她撒下的麦种长成金黄的海,种下的蔬菜油绿喜人。

年幼时,我认为种子是最神奇的东西。每年播种季节,都会在外婆不注意时,悄悄在掌心藏上一粒。

庄稼收了一茬又一茬,又一个金黄的麦季结束,我也到了上学的年纪。临行前,我泪眼汪汪,哽咽着央求外婆随我一同去城里。外婆满眼不舍,却依旧郑重地放下我紧握着她的手:“丫头啊,别忘了咱家的土地。”她抹一把眼泪,蹒跚着回屋,取出一个装着泥土的小盒子,放在我手中。

那时我觉得外婆狠心,丢下我与母亲,守着她的土地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外婆伫立在那片土地上,凝望着我们越来越远的车子,好久好久。

此后的十年,我再未踏上那片土地。

今年的秋格外漫长、寒冷,几次考试的失利让我

无措彷徨。国庆节放假,外婆邀我回去住几天。令我意外的是,她没有选择在家门口等我,而是让我去那片土地,那片她劳作了大半生的土地。

她捡了把称手的农具,紧紧握在掌中。那是一把她用了好多年的镰刀,木把被她摸得光滑油亮。她让我戴上一顶崭新的草帽,牵着我走进她的土地收玉米。

开始我不以为然:就是用镰刀砍玉米秸秆嘛,还会比学习难?可半下午过去,我竟还没砍完眼前的一小片。我瘫坐在地上耍赖:“外婆,我不行了——”

外婆抹了把脸上的汗,手里的活一刻不停:“丫头,看我怎么干的,再咬牙坚持坚持。”说话的同时,外婆手起刀落,娴熟的动作干脆利落,不直身,不抬头,只是闷头下力砍。

我学着外婆的样子,举起镰刀,用力砍向玉米秸秆,不再直腰,不再东张西望,只盯着镰刀和玉米秸秆。

不知何时晚霞消散,月亮升上天空。我直起腰,长舒一口气,望向身后:一片片玉米秸秆躺在身后,那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的内心充盈着欢喜和满足,竟一点不觉疲惫。

土地啊土地,你给予我食粮和健壮的身体,也让我明白,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坚持下去,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奇迹。

## 应景

海儿(陕西)

不必追根溯源  
门口的皂荚树绿了  
阴凉跟着它  
风吹不走,雨淋不透

踏着斑驳的光  
正寻思  
定有一枚叶子  
存留着忧郁  
女贞花香得有些暧昧

端着餐盘  
揣度一张带影子的桌子  
枝头紫色的李  
被阳光从内部抽去酸涩

## 黄河岸边的石头城

王隆(陕西)

黄河水在脚下流淌  
石头城在岸边静立  
古老的城墙,斑驳的砖石  
诉说着岁月的痕迹  
风吹过,带来黄土的气息  
阳光洒在石板路上  
映照着人们朴实的脸庞  
这里没有繁华的喧嚣  
只有黄河低吟和石头沉默  
佳县,黄河岸边的石头城  
在岁月的长河里  
静静守护着一段记忆

## 凝望北方

曹景平(江苏)

将我葬在最高的山上  
朝北,像一株倔强的白杨  
风削瘦我的骨骼  
折不断我凝望家乡的目光  
南方的梅雨季浸不透  
那北方干燥的田野  
雪花从梦里飘落  
让它停留在我的眼眶  
北飞的大雁  
请衔走我左胸第三根肋骨  
抛向故乡任意一垄  
母亲种过的田埂上

## 思念

杨源清(广东)

此身非鸟,如何飞越关山  
海鸥在大海上  
老鹰在山岗上  
三千里外  
我在小村点上蜡烛  
远方的大雪,此刻  
白茫茫了你的房子  
南方,一个古建筑的黄昏  
我为自己的自画像  
画上翅膀